陈铎《草堂余意》考论

史华娜
(南京信息工程大学 语言文化学院,江苏 南京 210044)

摘要: 陈铎作为明代著名散曲作家受到学界广泛关注,然而其词集《草堂余意》却并未引起足够重视。《草堂余意》乃陈铎追和《草堂诗余》之作,陈铎所和很有可能是离他生活时代较近的成化十六年刻本。词论家对陈铎和作褒贬不一,陈霆讥其为村妇斗美毛施,况周颐则称其词全明不能有二。陈铎追和之作可分为和意与不和意两类:和意之作虽然佳句不少,但在布局、用典、句法等方面与原作差距较明显;不和意之作词风超澹疏宕,凸显出陈铎风流潇洒、淡泊名利的才子形象,堪称明词中的佳构。

关键词: 陈铎;《草堂余意》;《草堂诗余》;追和
中图分类号: I206.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0-579(2014)05-0072-06

On CHEN Duo's *Cao Tang Yu Yi*

SHI Huana
(School of Language and Culture, Nanjing University of Information Science & Technology, Nanjing, Jiangsu 210044, China)

Abstract: CHEN Duo, as a well-known writer of Sanqu in the Ming Dynasty, is paid extensively attention by the academic circles. However, his *Cao Tang Yu Yi* does not attract full attention. CHEN Duo's *Cao Tang Yu Yi* is a work in reply to *Cao Tang Shi Yu*, and very likely a block-printed edition in Chenghua 16. The Ci critics pass different judgements on CHEN Duo's replying works. CHEN Ting ridiculed it as a vulgar woman rivaling a beauty, but ZHOU Yi believes his works is second to none in the Ming Dynasty. Chen Duo's replying works can be classified into two categories: the works with the same themes and the works with different themes. Although there are not a few well-turned phrases in the works with the same themes, it differs obviously in layout, allusions, syntax from the original works. The stylistic features of the works with different themes are melodious and affluent, which highlights his talented image: natural and unrestrained, and indifferent to fame and wealth. And his Ci poetry might be called good ones of the Ming Dynasty.

Key words: CHEN Duo; *Cao Tang Yu Yi*; *Cao Tang Shi Yu*; in reply to

陈铎,字大声,号秋碧,又号七一居士,原籍下邳(今属江苏睢宁),后徙南京,世袭济州卫指挥,工诗善画,精研宫律,尤善乐府、散曲。钱谦益《列朝诗集小传》称其"以乐府名于世,所为散套,稳协流丽。被之管弦,能审宫节羽,不差毫末。"[1](p351)所著有《秋碧轩稿》、《可雪斋稿》、《月香亭稿》、《梨云寄傲》、《滑稽余韵》、《草堂余意》等。作为明代前期著名曲家,陈铎散曲作品已受到学界广泛关注,然而其唯一

收稿日期: 2014-06-27
基金项目: 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青年基金项目"接受视野下的追和唐宋词研究"(编号:11YJC751064);南京信息工程大学科研基金资助项目"追和与唐宋词经典形成之关系研究"(编号:sk20110132)
作者简介: 史华娜(1979-),女,陕西渭南人,文学博士,南京信息工程大学语言文化学院讲师。研究方向为词学。

传世的词集《草堂余意》却并未引起足够重视，关于这部词集所和《草堂诗余》的版本问题以及对于词作本身的评价尚有不同意见。以下首先对这部词集的体例及其所和《草堂诗余》版本等相关问题进行考辨，继而通过对陈铎一百余首作品与原作仔细比对，分析其内容特色，以期给这部追和词集以客观评价。

一、《草堂余意》体例及其所和《草堂诗余》版本

陈铎《草堂余意》今存明万历三十九年(1611)汪廷讷环翠楼堂刻本，全称为《坐隐先生精订草堂余意》，乃《坐隐先生精订陈大声乐府全集》之一种。汪廷讷自序曰："第原刻不善，日久益发模糊，乃自精订，援之剞劂，而并以《草堂余意》诗词二韵附于后。"[2](p311)坐隐先生乃汪廷讷之别号，《全明词》陈铎小传误称陈铎"别号坐隐先生"。[3](p447)陈铎词中有"四十年来，一梦中，而今尽晓"(《氐州第一》)句，则知《草堂余意》当是他中年以后的作品。《草堂余意》分上下二卷，上卷录词 83 首，下卷录词 64 首。全书选唐宋词家 49 人，再加上陈铎本人，共 50 家 147 首作品，初看去似乎为一部词选。这样的体例很容易使人误解，明末清初黄虞稷《千顷堂书目》便称此书乃"陈铎选宋词，附以己作"。[4](p786)其实，成书于嘉靖十九年(1540)的《百川书志》卷一八明确记载"《草堂余意》二卷，皇明七一居士陈铎大声次韵。"[5](p432)这部追和词集呈现出如此独特的面目，赵尊岳跋曰："全书为大声撰，然多引用原作者姓名，其本无名者，始用陈名，此亦刊例之至奇者，未尝经见，特揭示出之。"[6](p779)况周颐则称"词全和草堂韵，每音调名下，径题元作者姓名。唯一人两调相连，则第二阕题陈大声。"[7](p162)今存《草堂余意》乃汪廷讷重刻本，陈铎所著原貌已不可见，此书体例何以如此便难以知晓。

张仲谋《明词史》通过列表辨析《草堂余意》中题名"陈大声"所作的 37 首词，从而认定陈铎所和《草堂诗余》"只能是武陵逸史编次、明嘉靖二十九年(1550)顾汝所刊本《类编草堂诗余》"，[8](p152)并据此推断陈铎生活年代应在正德、嘉靖年间。笔者于此有所质疑。据陈霆自序，《渚山堂词话》定稿于嘉靖九年(1530)，而《渚山堂词话》对陈铎《草堂余意》有详细论述，可知《草堂余意》成书在 1530 年之前，陈铎所和不可能为 1550 年顾汝所刊本。关于陈铎生卒年，学界尚无定论。李开先《西野春游词序》云："自陈大声正德丁卯年殁后，惟有王渼陂为最。"[9](p334)可知陈铎卒年为正德二年即 1507 年。李开先生于 1502 年，距陈铎生活时代不远，所言当可信，则《草堂余意》成书时间应在 1507 年以前。今存明本《草堂诗余》有 35 种，1507 年以前仅存洪武二十五年(1392)遵正书堂刻本与成化十六年(1480)刻本，这两种版本的分卷与录词篇数相同。将陈铎和词与洪武本《增修笺注妙选群英草堂诗余》比照，即可发现陈铎所和词作与洪武本前集上下卷所收唐宋词作基本一致；洪武本前集有春景类、夏景类、秋景类、冬景类之分，陈铎《草堂余意》亦与其相对应，分为春意、夏意、秋意、冬意四部分；洪武本后集二卷未见陈铎追和，这与陈霆《渚山堂词话》所称陈铎和《草堂诗余》"几及其半"正相符合。据此推测，陈铎所和很有可能为离他生活时代较近的成化刻本。

二、陈霆、况周颐对《草堂余意》的不同评价

从词选与词论来看，《草堂余意》刊行后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初刊于明嘉靖四年(1525)的《词林摘艳》一书即选陈铎《清平乐》(次韵赵德麟)"长条新旧"、《阮郎归》(次韵欧阳修)"夕阳楼上梦回时"词二首，而这二首小令均见于《草堂余意》。明代词论家陈霆对陈铎此集关注较多，他在《渚山堂词话》卷二中明确表达了他对陈铎这一追和行为的态度并对其作品进行了深入细致的点评：

江东陈铎大声，尝和草堂诗余，几及其半，辄复刊布江湖间。论者谓其以一人心力，而欲追袭群贤之华妙，徒负不自量之讥。盖前辈和唐音者，胥以此，故为大力所不许。大声复冒此禁，何也。然以其酷拟前人，故其篇中亦时有佳句。四言如"娇云送马，高林回鸟，远波低雁"，五言如"飞梦去江干，又添驴背寒"，"饥鸟啄琼树，寒波净银塘"，"香浮残雪动，影弄寒蟾小"；六言如"长日馀花自落，无风弱柳还摇"，"杨柳依风清瘦，花枝照水分明"，"明月为谁圆缺，浮云随意阴晴"；七言如"花蕊暗随蜂作蜜，溪云还伴鹤归巢"，"欲将离恨付春江，春江又恐东流去"，"千里青山劳望眼，行人更比青山远"，"秋水无痕涵上

下,浮云有意遮西北";散句如"东风路,多少小燕闲庭,乱莺芳树","绿云尽逐东风散,惟有花阴层叠","九十韶光自不容,何必憎风雨","暮山高下暮云平,行人不渡,只有断桥横","清溪流水,斜桥淡月,不减山阴好","春城晚,霏霏满湖烟雨","断肠。无奈,落花飞絮",凡此颇婉约清丽,使其用为己调,当必擅声一时。而以之追步古作,遂蹈村妇斗美毛施之失。盖不善用其长者也。[10](p17-18)

关于词中和韵,历来词论家贬斥者多,张炎《词源》卷下云:"词不宜强和人韵,若倡者之曲韵宽平,庶可赓歌。倘韵险又为人所先,则必牵强赓和,句意安能融贯,徒费苦思,未见有全章妥溜者。"[11](p27)《草堂诗余》所选均为唐宋词名家名作,追和之作受原作词韵与内容的限制,很难超越原作。陈霆以为陈铎追和群贤经典之作实乃策略上的失误,对于如此有才力的词人却选择了追和这样一种无法充分展现其才华的创作方式而深感惋惜。尽管如此,他仍然充分肯定了陈铎驱遣文字的不凡才力,对其词中清丽佳句颇为赞赏,录其佳句凡 18 处之多。又评陈铎和徐昌图《木兰花令》词曰:"论者谓其有宋人风致。使杂之草堂集中,未必可辨也。"[10](p16)此作少摹拟之痕,能自出新意,故为陈霆所欣赏。其结句"梅香满座袭人衣,谁道江桥无觅处"尤为精彩,"写座中梅花桥边梅花,清雅遒逸而有高致。词笔远近虚实相生:梅香袭人衣,近而实写;江桥觅寒梅,远而虚写,一波三折,宛曲而明"。[12](p14)陈铎是词史上第一位追和词选,向众多唐宋词名家致敬的词人。在他之后,万历年间的张杞曾遍和《花间集》,凡 487 首。王士禛认为《花间集》所录均为绝调,不可强拟,称张杞的追和行为"要如妄男子拟遍《十九首》与《郊祀》《铙歌》耳",[13](p674)这与陈霆对于《草堂余意》的态度基本一致。后世词人对于前代作家作品的追和受到自身才力、性情、审美观念等各方面的影响。"作家首先必须会模仿名家,而后方可在文学上自成一体。然而,为了不至于东施效颦,他还不能仅仅模仿单一特点,重要的是形神兼备。学问乃传世之本,自然之理也;但此处的学问是经过作者斟酌了的,斟酌之后,作者方能决定选谁来模仿以及选什么来模仿。他首先必须有自知之明,掂量自己究竟有多少分量,试试自己的肩膀上能担多大的分量;他必须时时注意自己的天分,设法模仿他觉得与自己最为相近的作者。"[14](p122)陈铎以一人之力而追和群贤,很难超越前辈经典之作,然而亦可见出他对于《草堂诗余》的极度推崇以及对于自身才力的高度自信。

《草堂余意》在清代流传不广,黄虞稷《千顷堂书目》虽著录此书,却对其体例有所误解。明人讥讽陈铎不自量力,清代词论家也较少提及这位前朝词人。王昶《明词综》仅选录陈铎《浣溪沙》一首:"波映横塘柳映桥。冷烟疏雨暗庭皋。春城风景胜江郊。　花蕊暗随蜂作蜜,溪云还伴鹤归巢。草堂新竹两三梢。"此词体物入微,堪称清新婉丽之作。近人况周颐是少数关注追和词并且对于追和的价值和意义给予肯定性评价的词论家。《蕙风词话》卷一云:"初学作词,最宜联句、和韵。始作,取办而已,毋存藏拙嗜胜之见。久之,灵源日浚,机括日熟,名章俊语纷交,衡有进益于不自觉者矣。手生重理旧弹者亦然。离群索居,日对古人,精研覃思,宁无心得;未若取径乎此之捷而适也。"[7](p13)况周颐认为初学者可以从学习和模仿唐宋词名家入手,通过追和古人学习填词之法,但不能奉一家之言为金科玉律,亦步亦趋,而要"思游乎其中,精骛乎其外,得其助而不为所囿",[7](p16)最终超越前人,形成自己的风格。对于追和词本身,况周颐并不以词中下品视之,而是认真研读,悉心比照,对于其中佳作亦深致叹赏之意。他对杨泽民《和清真词》、陈三聘《和石湖词》、许德苹《和漱玉词》等追和词集都有所关注,《蕙风词话》卷二评陈三聘《鹧鸪天》词曰:"歇拍用晏叔原'今宵剩把银釭照,犹恐相逢是梦中'句。恐梦似真,翻新入妙,不特不嫌沿袭,几于青胜于蓝。"[7](p32)评杨泽民《秋蕊香》曰:"'幽花静院',抵多少'盈盈秋水、淡淡春山'。'良人'句质不涉俗,是泽民学清真处。"[7](p46)对于陈铎《草堂余意》,况周颐赞赏备至,称其词"超澹疏宕,不琢不率。和何人韵,即仿其人体格。即如淮海、清真、漱玉诸大家,置本集中,虽识者不能辨。昔人谓词绝于明,观于大声之作,斯言殆未为信"。[7](p163)又评其词"具澹、厚二字之妙,足与两宋名家颉颃"。[7](p171)况周颐曾将《草堂余意》一书借与王鹏运付刻,后因王鹏运的突然离世而致此书遗失。他在《蕙风词话》卷五中对此深表痛惜:

陈大声词,全明不能有二。坐隐先生草堂余意,甲辰春半塘假去,即付手民,盖亦契赏之至。写样甫竟,半塘自扬之苏,婴疾遽殁。元书及样本并失去,不复可求。其词境约略在余心目中,兼乐章之敷腴,

清真之沉着,漱玉之绵丽。南渡作者,非上驷未易方驾。明词往往为人指摘,一陈先生掞百瑕而有余。是书失传,明词之不幸,半塘之隐恫矣。[7](p111-112)

况周颐给予陈铎词如此高的评价,与这种深切遗憾与无比惋惜的心理不无关系。由于此书的遗失,况周颐未能对陈铎词作进行深入的研究和更为具体的评价,但激赏之情显露无遗。1932 年,赵尊岳在北京访得原书,收入他所编《惜阴堂汇刻明词》,后因抗战胜利赵氏移居新加坡,《惜阴堂汇刻明词》版本旋即散失。1962 年,施蛰存在龙榆生处见到《草堂余意》印本,遂请人抄下,并在《词学》第一辑(1981 年)上将此书全部印出,至此,这部屡遭厄运的词集才公之于世。

三、《草堂余意》的内容与特色

陈霆、况周颐对陈铎《草堂余意》褒贬不一,然而,无论是陈霆对陈铎追和群贤这一行为的批评,还是况周颐对于《草堂余意》的高度评价,都显得过于笼统。通过对陈铎一百余首追和之作与原作的仔细对比,可以看出陈铎和作虽严守原作之韵,但句法、字数常有参差。从和作与原作内容是否一一对应的角度来看,陈铎和作可分为和意与不和意两类:和意之作从字面、意象、典故到词意均亦步亦趋模仿原作;不和意之作则仅借用原韵而自抒情怀。

(一)和意之作:难至浑成,时有佳句

清人李佳在谈到和韵词时说"盖以拘牵束缚,必不能畅所欲言。若押韵妥谐,别出机轴,十不得一。"[15](p3153)陈铎和意之作由于受原作内容的限制,无论写景抒情,难免有牵强之处,与原作的差距还是比较明显的。《草堂余意》和周邦彦词最多,总共 20 首,其中大部分为和意之作,以下通过陈铎和作与周邦彦词的对比来具体分析。以陈铎和周邦彦《渡江云》词为例,原作上片写景体物精细,笔力遒劲,词境浑厚"晴岚低楚甸,暖回雁翼,阵势起平沙。骤惊春在眼,借问何时,委曲到山家。涂香晕色,盛粉饰、争作妍华。千万丝、陌头杨柳,渐渐可藏鸦。"而陈铎和作写景虽清丽,却给人支离破碎的感觉,如"忽惊春色好,多在杏花。茅店两三家"。原词结句"沈恨处,时时自剔灯花",沉郁含蓄,耐人寻味,而和作"都休论,放歌且对莺花"则显直露。又如和周邦彦《少年游》:"玳瑁陈筵,芙蓉簇障,春色注金橙。白雪腔新,沉香火暖,玉手弄瑶笙。　银河流去参横午,报道又残更。醉兴方浓,有人门外,骑马踏霜行。"原作深婉曲折,画面感极强,用简洁的笔墨将人物的心理情态刻画得惟妙惟肖,而和作虽字面、句意似之,却叙事平直,有堆砌辞藻之嫌。

周邦彦词善用典故,用典密实而浑然天成。陈铎和作沿用原作典故,却多有牵强之处,如周邦彦《侧犯》:"谁念省。满身香、犹是旧荀令",陈铎和作"应自省。白头人、还是旧荀令。"周邦彦词往往数典连用,如《宴清都》:"始信得、庾信愁多,江淹恨极须赋"、"凄凉病损文园,徽弦乍拂,音韵先苦"、"更久长、不见文君,归时认否",层层渲染,将愁苦凄凉之情表现得淋漓尽致,陈铎和作仅保留司马相如典故"文园病倒相如,千金却买谁赋。"周邦彦《瑞龙吟》词如周济所云,"不过桃花人面,旧曲翻新耳",[16](p1646)然而 11 个典故的运用不仅使得词作的语言含蓄典雅,也大大丰富了这首词的内涵,唐代三位大诗人刘禹锡、杜牧、李商隐与周邦彦的政治遭遇、情感经历暗合,恰切地表达了词人的诸多人生感慨;陈铎和作则词境单薄,仅"应笑崔护重来,容鬓非故"一处用典。

周邦彦词章法多变,虚实相间,长于勾勒,一篇之中回环往复,形成沉郁顿挫的风格。周济《宋四家词选》评曰:"勾勒之妙,无如清真。他人一勾勒便薄,清真愈勾勒愈浑厚。"[17](p1632)陈铎和作则往往将原作句式结构简化,平铺直叙,并未学得周邦彦词章法之妙。周邦彦《拜星月慢》下片一波三折"画图中、旧识春风面。谁知道、自到瑶台畔。眷恋雨润云温,苦惊风吹散。念荒寒、寄宿无人馆。重门闭、败壁秋虫叹。怎奈向、一缕相思,隔溪山不断。""雨润云温"两相爱悦的幸福以"谁知道"领起,以"苦惊风吹散"收束,跌宕起伏,而陈铎和作却寡淡无味,如"春城好、马系秦楼畔。许多绿意红情,肯匆匆分散";原词"念"字领起以下二句,道尽现今苦况,与昔日之乐形成鲜明对比,自然而然引发末句悠然不尽的相思之情,而和作虽词笔流利却落入俗套"纵音书、谁信眠孤馆。数长更、阁泪频嗟叹。才梦里、一霎相

逢,被晓钟撞断。”领字于词之章法关系至巨,在协调音节、疏通气脉、串合意象、变换句式、创造意境等方面发挥着独到的作用。周邦彦词善用领字,而陈铎和作往往没有领字,如周邦彦《红林檎近》用一“望”字领起“望虚檐徐转,回廊未扫,夜长莫惜空酒觞。”和作则不用领字,直用赋笔“老梅香处,翠羽啼时,无边清气归咏觞。”又如周邦彦《渡江云》:“愁宴阑、风翻旗尾,潮溅乌纱”,陈铎和作则为“撩人处、兰薰衣袂,柳碍巾纱。”领字的缺失大大削弱了陈铎和作的表现力,至于其中原由,施蛰存先生推测说“或者由于他是曲家,以为词中的领字都是衬字,不妨省去。”[18](p212)

总之,陈铎和意之作受原作内容限制,不仅毫无个性可言,在词艺上亦未能把握到不同词人的独特之处,而总体表现出流利疏快之风。陈铎和词中浑成之作难得一见,然佳句颇多,如“忍见垂杨折后枝,还拂杯中酒”(《卜算子》)句写离别之情而能别出机杼,“小梅香冷瑶台雪”(《重叠金》)句直逼姜夔清空词境。

(二)不和意之作:自抒胸臆,超澹疏宕

陈铎词中有相当一部分仅借用前人原韵而自抒胸臆,表现自己人生的喜怒哀乐,总体词风超澹疏宕,如周邦彦《早梅芳》以闺中女子为抒情主人公,写离别之情、相思之意,而陈铎和作则写身在仕途中的迷茫与忧愁“院宇深,风光好。南国春将到。是否梅开,醉把红灯试高照。香浮残雪动,影弄寒蟾小。又谁家却把,羌笛奏天晓。 酒微醺,歌未了。愁上长安道。清霜凝袂,渐觉疏星没云表。闻鸡茅店远,度柳山桥抱。迷茫中,不知前路杳。”李清照《念奴娇》抒发深闺寂寞之情,陈铎和作则感叹人生老去,抒写倦游思归之意“朱门湖上,向凄风冷雨,为谁深闭。迤逦湖堤三十里,吹不断水香花气。系马垂杨,恼人狂絮,若个知风味。江南倦客,春晚又无梅寄。 常思一掷千金,评红撒拣翠,醉把银筝倚。不料而今添白发,往事怕人说起。金谷花明,新丰酒美,到处还留意。故乡书屋,不知江燕归未。”张辑《疏帘淡月》写秋夜相思之情与羁旅之愁,陈铎和作则流露出强烈的今昔之感。陈铎和作一方面表现其高歌宴饮,潇洒自适的生活,如其《念奴娇》一阕最能反映陈铎真实的生活和思想感情“池亭落日,才倒尽璚杯,碧筒重酌。时有清飔生絺绤,坐近小帘低箔。美事娱心,余音恋耳,锦瑟初停却。百竿修竹,粉痕初迸新箨。 随意散发披襟,休言天上,有紫薇台阁。饮社高阳皆故旧,不厌暮期朝约。风月清闲,功名澹薄,彩笔情堪托。渊明高卧,北窗谁道萧索。”陈铎很享受这种与美酒、歌舞相伴,醉心词曲、淡泊功名的艺术人生,风流倜傥、洒脱疏狂的才子形象跃然纸上。作为著名词曲家,陈铎频繁出入各种社集宴会活动,钱谦益《列朝诗集小传》“金陵社集诸诗人”条曰“海宇承平,陪京佳丽,仕宦者夸为仙都,游谈者指为乐土。弘、正之间,顾华玉、王钦佩以文章立瑽,陈大声、徐子仁以词曲擅场,江山妍淑,士女清华,才俊歙集,风流弘长。”[1](p462)陈铎词中往往以司马相如、孟嘉、潘安等才思敏捷的风雅名士自比,如“江城又寒食。笑白发,南州客。谁解我、宦居春寂。守文园,渴病经年,谬称通籍”(《应天长》),“来年知健否,荣枯真一梦,身世悠悠。且喜鸡坛人在,酒盏香浮。好寻欢觅笑,僧窗道院,歌台舞榭,尽可消愁。记取西风落帽,千古风流”(《风流子》)等。

另一方面,陈铎和作抒写人生老去而事业无成,意欲鄙弃功名,归隐田园之情。如“念孤旅。故国腴田数顷,草屋依淮浦。虚名绊,山灵为倩谁传语”(《过涧歇》),“故园三径归应早。岁月无心人自老。清闲好。此情只与知音道。”(《渔家傲》)。陈铎虽出身显赫,但仕途并不顺利,因而词中多流露出渴望避世隐逸的情愫。《金陵琐事》卷三云“指挥陈铎,以词曲驰名,偶因卫事谒魏国公于本府。徐公问:‘可是能词曲之陈铎乎?’铎应之曰‘是。’又问‘能唱乎?’铎遂袖中取出牙板高歌一曲。徐公挥之去。乃曰‘陈铎是金带指挥,不与朝廷做事,牙板随身,何其卑也!’”[19](p358)从这条记载可以看出,陈铎雅好词曲,牙板随身的形象并不被正统士大夫所认可,而疏狂的个性也影响到他的仕途。陈铎此类和作中时有可与原作相颉颃者,如和周邦彦《氐州第一》:“漫野萧条,残阳冷澹,远山转觉青小。雁影沉吴,江流入楚,故乡消息缥缈。病起潘安,临水鬓毛羞照。妒态芙蓉,关情杨柳,不知人老。 懊恼常多欢聚少。镇日被愁萦绕。世路纵横,是非颠倒,美玉惭空抱。小前程、何足问,且归去、仰天大笑。四十年来,一梦中、而今尽晓。”原作抒写羁旅之愁与相思之苦,而陈铎和作则感叹人生如梦,世路艰险,宦途坎坷,不如

归去，表面的洒脱中实有怀才不遇的愤懑。黄拔荆《中国词史》以为“两词相较，一深婉含蓄，一深沉旷达，各有特色，各得其妙。因风格不同，似不必分高下”。[20](p55) 陶渊明、商山四皓、二疏、林逋等著名隐者是陈铎追慕的对象。据粗略统计，陈铎在词中提到陶渊明的作品即有 10 余首，如《塞翁吟》：“小阁临清景，千章夏木青葱。山无数，大江东。削万朵芙蓉。西郊三月全无雨，火云似欲烧空。微霭散，碧帘重。返照敛余红。　忡忡。旧事业、蹉跎梦里，闲岁月、消磨醉中。尽长日、抚松看竹，何须问、玉帛征求，紫诰泥封。君看靖节，容易归来，三径清风。”此词上片写景气象宏阔，下片抒写归隐之情，淡泊超脱，亦堪称佳构。“红尘奔逐无心。历乾坤、许多俯仰曾禁。回首功名已过，老病交侵。昏昏高卧，细赓和、楚些陶吟。稳受用、高槐翠竹，密影疏阴”（《夏云峰》），晚年的陈铎视陶渊明为异代知己，通过追和陶诗与他进行精神上的交流。

综上，陈铎和意之作虽时有佳句，但难至浑成之境，并没有达到“兼乐章之敷腴，清真之沉着，漱玉之绵丽”的境界。不和意之作则自成风格，往往有可与原作相颉颃者，堪当况周颐“超澹疏宕，不琢不率”的评价。陈铎和词虽然难以超越前人经典之作，但由于取法乎上，鲜有明词曲化、俗化的弊病，总体艺术水平较高。由此，我们亦可对追和这一创作方式进行反思。初学作词者可以通过摹拟前人名作来学习填词之法，选择与自己性情、才力相近的名家名作进行追和，但若像陈铎这般追摹群贤，则很难做到形神兼备。追和的目的是为了创造新的艺术境界，并非为摹拟而摹拟。相对而言，不和意之作能自由抒发自我性情与襟抱，有利于形成自己独特风格。任二北先生在《词学研究法》中提出“和古人不必和其全集，亦不必和其题、韵，习其法而用其境，以自抒情志之所郁，是亦和也。”[21](p72) 这可以说是广义的追和，可供当代古典诗词创作者参考。

参考文献：

[1] 钱谦益. 列朝诗集小传 [M].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
[2] 陈　铎. 坐隐先生精订陈大声乐府全集 [M].《续修四库全书》本.
[3] 饶宗颐，张璋. 全明词 [M]. 北京：中华书局，2004.
[4] 黄虞稷. 千顷堂书目 [M].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
[5] 高　儒. 百川书志 [M].《续修四库全书》本.
[6] 赵尊岳. 明词汇刊 [M].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
[7] 况周颐. 蕙风词话 [M].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60.
[8] 张仲谋. 明词史 [M].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2.
[9] 李开先. 李开先集 [M]. 北京：中华书局，1959.
[10] 陈　霆. 渚山堂词话 [M].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60.
[11] 夏承焘.《词源》注 [M].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63.
[12] 邱世友. 论陈霆词的绮靡蕴藉和风致 [A]. 词学 [C]. 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3.
[13] 王士禛. 花草蒙拾 [A]. 词话丛编 [M]. 北京：中华书局，1986.
[14] 萨莫瓦约. 互文性研究 [M]. 邵炜译. 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02.
[15] 李　佳. 左庵词话 [A]. 词话丛编 [M]. 北京：中华书局，1986.
[16] 周　济. 宋四家词选 [A]. 词话丛编 [M]. 北京：中华书局，1986.
[17] 周　济. 介存斋论词杂著 [A]. 词话丛编 [M]. 北京：中华书局，1986.
[18] 施蛰存. 陈大声及其《草堂余意》[A]. 词学 [C]. 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81.
[19] 周　晖. 金陵琐事 [A]. 中国方志丛书 [M]. 台北：成文出版社，1983.
[20] 黄拔荆. 中国词史 [M]. 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2003.
[21] 任二北. 词学研究法 [M]. 上海：商务印书馆，1935.

（责任编辑：张立荣）